



面向 21 世纪 课 程 教 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下

郑克鲁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下

郑克鲁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内容提要

本作品选是与郑克鲁主编的主教材《外国文学史》(修订版)配套使用的外国文学作品选集,所收作品尽量全文收录,只有少数作品是摘收。全书分诗歌、戏剧、小说与散文三部分内容,涉及 50 余位作家的作品,分为上、下两册。本作品选能够让学生充分汲取外国文学的精华,培养他们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并进一步引导他们深入了解外国文学。

本书既可作为外国文学学习参考用书,也可作为藏书保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下/郑克鲁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

ISBN 7 - 04 - 017129 - 5

I. 外... II. 郑... III. 文学 - 作品 - 世界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9872 号

策划编辑	云慧霞	责任编辑	云慧霞	封面设计	杨立新
版式设计	马静如	责任校对	俞声佳	责任印制	杨明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 - 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 - 810 - 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 - 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北京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http://www.landaco.com.cn
开 本	787 × 960 1/16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32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00 000	定 价	39.5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7129 - 00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010) 58581897/58581896/58581879

传 真：(010) 82086060

E - mail: dd@hep.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邮 编：100011

购书请拨打电话：(010)58581118

目 录

下 卷

果戈理	1
死魂灵(第六章)	2
狂人日记	15
屠格涅夫	31
猎人笔记(霍尔和卡里内奇)	32
阿霞	41
陀思妥耶夫斯基	75
罪与罚(第一章第七节)	76
白夜	85
托尔斯泰	123
安娜·卡列尼娜(第七部三十、三十一)	124
伊凡·伊里奇的死	129
契诃夫	166
变色龙	167
万卡	170
套中人	173
马克·吐温	183
竞选州长	184
一百万镑的钞票	188
劳伦斯	205
虹(第十五章片断)	206
美妇人	211
罗曼·罗兰	226
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部片断)	227
托尔斯泰的启迪	235

托马斯·曼	239
布登勃洛克一家(第九部)	240
沉重的时刻	247
海明威	253
老人与海	254
菲茨杰拉德	301
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七章)	302
高尔基	313
童年(第1、2节)	314
海燕	333
肖洛霍夫	335
静静的顿河(卷一第九章)	336
一个人的遭遇	340
夏目漱石	363
我是猫(第三章)	364
川端康成	372
伊豆的舞女	373
雪国(片断)	390
马哈福兹	397
宫间街(一、二)	398
普鲁斯特	406
追忆似水年华(小玛德兰点心)	407
少女的忏悔	409
乔伊斯	417
尤利西斯(第五章片断)	418
阿拉比	427
福克纳	432
喧哗与骚动(第二章)	433
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440
卡夫卡	448
变形记	449
海勒	479
第二十二条军规(第四十节)	480
加西亚·马尔克斯	488
百年孤独(第二章)	489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	499

下 卷

果戈理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俄国小说家、戏剧家,生于大索罗庆采镇,父亲是地主。1821年至1828年,就读于涅仁高级科学中学。中学毕业后,来到彼得堡当小公务员。1836年离开祖国,旅居德国、瑞士、法国、意大利,直至1848年才回国定居。小说有《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小品集》(1835—1838)、《死魂灵》(1842),喜剧有《钦差大臣》(1836)。他的作品无情地讽刺了农奴制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同情下层人民。善于以夸张手法刻画典型,由表及里,形神毕肖,体现出“含泪的笑”。

《死魂灵》第六章描写乞乞科夫到大地主普柳什金家去收买“死魂灵”。普柳什金是个少见的吝啬鬼,作者以夸张的笔触刻画了他的吝啬性格,但他显然是个旧式的地主和贪财奴,他既不懂得商品的流通,也不懂得市场的投机买卖。而乞乞科夫与他相比,就显得精明狡黠。乞乞科夫居然能利用死去的和逃走的农奴的“缺额”大发横财。小说通过他的观察去描写吝啬鬼,叙述角度独特,手法巧妙。他与普柳什金做交易,后者讨价还价,似乎捞到了便宜,其实被乞乞科夫耍弄了。一精一傻,跃然纸上。《狂人日记》表现出同情被压迫者,深化了“小人物”的主题。作者借狂人的眼光去抨击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看似诤语,实乃一针见血的观察。小说构思独特而巧妙,狂人的心态表现富有幽默感。小说对精神病人的心理探索,开了近代作家对精神病现象描写的先河。



死魂灵

(第六章)

转过一个弯或者两个弯之后,我们的主人公终于到了那幢邸宅的门前,此刻邸宅显得更加凄凉了。青苔已经盖满了围墙和大门上腐朽的木料。一大簇显然日见破败的房屋:下房、谷仓、地窖,挤满了大院,这些房屋的左右两边都可以看见有门通向别的院子。一切都说明:这儿有过一段时间家业经营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可是,在今天,一切都显得凄惨冷落了。看不到一点能使画面蓬勃有生气的景象,没有不时打开的门,没有川流不息出出进进的人,没有任何热热闹闹的家务操劳和繁忙!只有一扇大门敞开着,那是因为一个庄稼汉赶着一辆满载货物、盖着蒲席的大车驶了进去,他的出现仿佛是特地为了活跃一下这块已经死去的地方。在别的时候,连这扇大门也是紧紧关闭着的,因为有一把巨大的锁挂在铁环里面。乞乞科夫很快就在一幢房子旁边发现了一个人影,这人正在跟赶着大车来的那个庄稼汉吵起来。他很久识别不出这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她身上的那件衣服实在不伦不类,很像是女人的睡袍,头上戴着一顶乡下女仆戴的小圆帽,只有那条嗓子他觉得比起女人的来似乎嫌沙哑了一点。“噢,是个女的!”他自个儿寻思道,但转念一想:“噢,不是的!”“当然是个女的!”他再仔细打量了一下之后,终于这么说。对方也在盯着看他,来客在她的眼里仿佛是一件挺希罕的东西,因为她不仅打量了他,而且打量了谢里方,甚至把马也从头到尾都细细地看遍了。凭她腰里挂的那串钥匙和她刚才骂庄稼汉时用的那番相当粗野的话,乞乞科夫断定,这准是一个管家婆。

“我问你,大娘,”他跨下马车,说,“老爷在家吗?……”

“不在家,”管家婆没有听完他的问话,就打断他说,可是后来,隔了一分钟光景,才补了一句:“您来干吗?”

“有事哟。”

“请里屋来吧!”管家婆说着转过了身子,于是让他看到,她的背脊沾满了面粉,下面的衣服上有一个大窟窿。

他一跨进宽敞而昏暗的门廊,就仿佛进了地窖,有股子冷气向他迎面吹来。

过了门廊，他踏进一间也是昏暗的屋子，只因为门的下面有一条阔缝透进一道光线，屋内方才略微有点亮光。他推开了这扇门，终于见着了阳光。可是，眼前的一片凌乱又叫他大吃一惊。仿佛这幢房子里正在洗刷地板，把全部家具暂时一古脑儿都堆到这儿来了。在一张桌子上甚至搁着一把断了腿的椅子，旁边是一座停摆的钟，钟摆上已经结了蛛网。也就在那儿，靠墙放着一口橱，里面有老式的银器、长颈玻璃酒瓶和中国瓷器。写字台原是镶嵌螺钿的，现在好多处螺钿已经剥落，只剩下几条填过胶的淡黄的槽痕，台上放的东西五花八门：一叠字迹密密的小纸片，上面压着一块有卵形把手的、颜色已经发绿的大理石镇纸，一本红色书脊皮封面的古旧的书，一只整个儿干瘪得不比榛果大的柠檬，一段圈手椅上的断把手，一杯不知是什么名堂的饮料，里面浮着三只苍蝇，上面盖着一页信，一小段火漆，还有一小片不知打哪儿拣来的破烂布头，两支蘸过墨水的、干得活像害痲病的鹅毛笔，一根完全发了黄的、可能还是法国人入侵莫斯科^①之前主人剔过牙齿的牙签。

墙上胡乱地、挨得紧紧地挂着好几幅画：一幅发了黄的长条版画画的不知是哪一场战争，上面有挺大的战鼓，头戴三角军帽、张口呐喊的士兵和淹进水里的战马，画没有配上玻璃，装在一个四角饰有纤巧的青铜嵌线和也是青铜的环形花纹的红木画框里。在这些画的旁边，一幅发了黑的巨幅油画足足占了半堵墙，画的是花卉、水果、一个剖开的西瓜、一个野猪头和一只倒悬的野鸭。天花板正中挂着一盏套着麻布罩的枝形吊灯，灰尘满布，挺像一只蚕茧，里面蜷伏着一条蚕。靠近墙椅角的地板上堆着许多更不雅观的、根本不配放在桌上的破烂。至于那里堆的是些什么，可真难以判断啦，因为尘垢积得这么厚，任何人用手去一碰，手就会变得像戴上了手套；只有一段断掉的木锹和一只旧的皮靴跟戳在外面让人看得比较清楚。要不是放在桌上的那顶破旧睡帽作证，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这屋子是有人住着的。正当他在仔细端详这全部古怪的陈设的时候，边门打开了，他在院子里照过面的那个管家婆走了进来。可是这下子他看清了，这与其说是个女管家，还不如说是个男管家：女管家至少不刮胡子的呀，而这一位，恰恰相反，是刮胡子的，不过看来是难得刮一次，因为他的整个下巴颏和下腮帮子活像马厩里刷马用的铁丝篦。乞乞科夫摆出一副探询的神情，焦灼地等着，看管家要对他说些什么话。那管家也在等着，看乞乞科夫要对他说些什么话。乞乞科夫不料会碰上这样古怪的尴尬场面，终于熬不住，决心发问了：

“老爷在家吗？在自己房里，是不是？”

“主人就在这儿。”管家说。

“哪儿呀？”乞乞科夫又问了一遍。

^① 此指 1812 年的俄法战争。法军曾进抵莫斯科，占领城市三十九天后溃退。

“怎么啦，老爷子，您是瞎了眼，还是怎么的？”管家说，“哎呀呀！要知道，主人就是我呀！”

这时候，我们的主人公不由地往后退了一步，直瞪瞪地望着他。形形色色的人他见过不少，甚至连我和读者也许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见到的人物，他都见识过；可是，像这样的一位，他还没有看见过。这位先生的相貌倒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和许多清瘦的老年人的脸几乎一样，只是下巴颏朝前突出得挺厉害，因此，一开口他就得用手帕把它捂住，免得唾沫横飞；一双小眼睛还没有失去光泽，在翘得高高的眉毛底下骨溜溜地转动着，像是两只小老鼠从暗洞里探出它们尖尖的嘴脸，竖起耳朵，掀动着胡髭，在察看有没有猫儿或者淘气的孩子守候在什么地方，并且疑虑重重地往空中嗅着鼻子。倒是他那身装束要别致得多；随便你用什么法子，花多大力气，也研究不出来他的这件睡袍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袖管和衣襟乌黑油亮，简直像是做靴统的上等鞣皮，背后原是两片下摆的地方飘挂着四片下摆，棉絮成团地从那儿直往外钻。系在他脖颈上的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玩意儿：不知是袜子，还是吊袜带，还是肚兜，反正说什么也不是领带。总之一句话，要是乞乞科夫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的教堂门口碰上了他，凭他这副打扮准会布施给他一个铜板的。因为我们的主人公有一个值得称道的长处，他的心肠挺软，他总不忍心见到穷人而不给一个铜板的。可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穷要饭的，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地主呀。这位地主拥有一千多个农奴，哪一家也找不出像他那样多的麦谷、面粉和仅是成垛地堆在田里的粮食，哪一家的储藏室、粮仓和栈房里也没有堆积着那样多的布匹、呢料、硝过的和没有硝过的羊皮、晒干的鱼、各种各样的菜蔬或者瓜果菌蕈。如果有谁到他的作坊大院里去瞧一眼，看到堆放在那儿的各种木材和永远不派用处的器皿，他准怀疑自己别是闯进了莫斯科的木器市场，那是手疾眼快的姑姑奶奶们，身后带着厨娘，为办货而每日必去之处，那儿各式各样以树木为材的器具白花花地堆积如山——榫合的，车光的，手雕的，编织的，真是应有尽有：木桶、木盆、双耳木坛、有盖的木髻、带嘴的和不带嘴的木壶、圆形的小口木罐、柳条筐、妇女放麻线和其他小零碎的篮筐、又细又弯的白杨木条编的箩筐、桦树皮编的小圆盒，以及许许多多不论富的还是穷的俄罗斯人都要用的好东西。旁人看来，普柳什金要这些多得数不清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呢？这些东西哪怕给两处像他的村子那样大小的田庄用，一辈子也用不完，——可是，他连这些还嫌少。既然不满足于已经有的，他就每天还在自己的村子里满街地转，桥墩下张张，屋梁下望望，凡是落进他眼里的东西：一只旧鞋跟、一片娘儿们用过的脏布、一枚铁钉、一块碎陶瓷片，他都捡回自己的家，放进乞乞科夫在墙犄角发现的那堆破烂里。“瞧，那打渔的又干他的营生去啦！”庄稼汉们见到他出门搜捕猎物，就这么说。的确，他走过之后街巷已经不用再打扫了：曾有一回，一位过路军官失落了一根马刺，一眨眼这马刺就进入了那堆破烂

里；如果哪个女人在井旁一不留神，丢下了一只水桶，他立刻把水桶也拎走了。不过，要是眼快的庄稼汉当场逮住了他，那他倒也不争辩，就交出那偷得的东西；可是，一旦东西进入了那堆破烂，那么，一切全完啦；他会赌咒发誓，说东西是他的，是他从哪儿、向谁买来的，或者是祖老太爷手里传下来的。即使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不论在地板上见到什么：一小段火漆也好，一小角纸片也好，一小截鹅毛笔也好，他都要一一捡起来，搁到写字台或者窗台上去。

可是，有过那么一段时光，他只是个克勤克俭的当家人！他有妻室儿女，左邻右舍常常上他家去串门吃饭，聆听和学习他的持家之道和精打细算的本领。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有条不紊：水磨、制毡机在辘辘转动，呢绒厂、木工车床、纺织工场都在不歇地工作；主人犀利的目光射进每一个角落、每一件事情，好比一只勤奋的蜘蛛在它那张苦心经营的网上忙碌而又灵活地上下奔走。他的脸上虽然从来不曾反映出过分强烈的情感，但是眼睛里却透露出智慧；他的谈话充满经验和世故，因此客人都乐意听他讲话；殷勤、健谈的女主人素有好客的美名；迎面走出来的是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两人都长着淡黄的头发，都像蔷薇花那样娇艳；跳跳蹦蹦出来的是他的儿子，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家伙，见人就拥抱接吻，而不大问这是不是叫客人高兴。屋里的窗户统统打开着，阁楼上住着一位法国教师，他胡子刮得精光，打枪是个能手：每到午饭时刻总要带回几只鹌鹑和野鸭作为添菜，但有时也会只带回几个麻雀蛋，那时他就叫人煎了自己享用，因为全家上下再没有人要吃煎蛋的。阁楼上还住着一位他的女同胞，两位小姐的教师。主人总是穿着常礼服来到饭桌旁，衣服虽说穿得有点旧了，但是干干净净，肘弯处都还完整，哪儿也不见一个补丁。可是，善良贤惠的女主人去世了；一部分钥匙，连同一部分琐屑的操心事，从此落到了他的身上。普柳什金变得更加不知安宁，并且像所有的鳏夫一样，变得更加多疑和吝啬起来。对大女儿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他不能够事事放心，并且他确实没错，因为隔了不久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就和一个天晓得属于哪个骑兵团的上尉私奔了，她知道父亲出于一种古怪的成见不喜欢军官，似乎军官个个都是赌棍和败家子，所以和上尉在某处一个乡村教堂里匆匆举行了婚礼。对她的出走父亲只送去了诅咒，倒也不费神去把她追回。家里变得更加空荡荡的了。在主人的身上吝啬开始暴露得更加明显，他那粗硬头发里冒出的星星白发，吝啬的忠实朋友，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恶习的发展；法国教师被辞退了，因为儿子已经到了供职的年龄；法国太太给撵走了，因为在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被人诱拐的丑事里面她并不是清白无辜的；儿子一到了省城，原来应该依照父亲的意见在民政厅里谋一个实实在在的差事的，结果却进了兵团，并且只是在进了军界之后，为了要钱做制服，方才写信禀告父亲的。他得到的回复，极其自然的是俗语所说的碰了一鼻子的灰。最后，连惟一留在家里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儿也死了，从此之后，老头儿一个人成了他全部

家产的看守、保管和主人。孤独的生活给吝啬这一恶习增添了丰富的养料。而吝啬，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有狼一般的胃口，越吃越贪婪；在他的身上，人的感情本来就不深厚，现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枯竭下去，于是，在这片废墟里每天都要消失掉一点东西。正好在这当口，仿佛有意证实他对军人的看法似的，他的儿子打牌把钱输得精光；他出自真心地给儿子寄去了为父亲的诅咒，从此之后他再也不去过问儿子是活在人间，还是已经死了。他屋里的窗户逐年一扇一扇地被关上，最后只剩下两扇开着，而其中的一扇，如读者已经看到的，还给糊上了纸；主要的家计一年胜似一年地被荒废了，他那狭隘的目光所关注的只是他收集在自己房间里的一些碎纸片和破鹅毛笔；对待上他家去收购农产品的顾客，他越来越寸步不让；顾客们讲价钱讲得唇焦舌敝，最后都不再上他的门了，他们说，这简直是魔鬼，而不是人；干草和粮食在霉烂，禾垛变成真正的粪堆，只差在上面栽种白菜，地窖里面粉结成了石块，非得劈碎了才能够用，呢料、麻布和粗布简直碰都碰不得：一碰就会化成一团团的飞尘。他有些什么家私，一共有多少，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楚，他只记得，在他那口橱里的哪一个地方搁着一只酒瓶，里面有点喝剩的陈酒，在瓶上他亲手做过记号，以防有人把酒偷喝掉了；也还记得在哪儿有一截鹅毛笔或者一小段火漆。尽管如此，田庄里租税收入照旧不变：庄稼汉得照旧如数送来地租，每个农妇得照旧缴上那么多的胡桃，织布女工得照旧织出那么多的麻布——然后，所有这些东西全被堆进储藏室，渐渐烂掉，被虫蛀空，连他本人最后也成了人类身上一个被蠹蚀的空洞。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曾经带着一个小男孩儿来过约摸两回，想能不能好歹得到点东西；看来，和骑兵上尉一起东飘西荡的军伍生活并不像婚前想像得那样美妙。普柳什金虽然宽恕了她，甚至把放在桌子上的一颗纽扣给外孙玩了一会儿，可是，一个钱也没有给她。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第二回来的时候带了两个小孩儿，还送给他一个当茶点的甜圆面包和一件新睡袍，因为爸爸身上的那件不仅叫她看了心中有愧，而且也使她感到脸上无光。普柳什金和两个外孙亲热了一番，把他们抱在膝盖上，一个放在右腿上，一个放在左腿上，颠得他们完全像骑在马上一样，面包和睡袍都收下了，可是一丝一毫也没有送给女儿；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就此两手空空地走了。

现在，在乞乞科夫面前就站着这样一位地主！应该说，在一切事物都喜爱舒展而不喜爱蜷缩的俄罗斯，这种现象是罕见的，若和就在邻近出现的一位地主相比，那会显得格外稀奇，因为那位地主逞着俄罗斯人的豪放性格和大爷脾气，整日价恣意地寻欢作乐，或者如俗语所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过路人看到那位地主的府第，准会惊叹不止，停下脚步，他弄不明白，是哪一位有财有势的天潢贵胄竟然纡尊降贵侧身到一群愚昧无知的小地主中间来啦。他那一幢幢白色的石砌房屋，上面竖着无数的烟囱、望楼、风标，四周被成群的边

屋和各式客房团团围着，望过去简直像是一座座宫殿。他还能缺什么呢？演戏、舞会，这都有啦；花园里通宵达旦地灯火通明，飘荡着嘹亮的音乐声。有半省的人士盛装艳服兴高采烈地在树下游嬉，尽管在这个时候，从树丛深处会像舞台布景似的探出一条枝丫，那枝丫在人工光线的照耀下已经失去了原有翠绿的颜色，而越往上升它越阴暗，越森严，等到横陈在夜空中，它那黑影更是显得狰狞可怕，还有那些严峻的树梢，在高处抖动着树叶，一步步往漆黑的夜色里退去，仿佛十分憎恶地面上照亮它们根部的浮华虚幻的光彩似的——尽管这样，却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在这一片人为的光明中含有着什么荒唐的、令人心寒的迹象。

普柳什金一言不发地站着已经有好几分钟了，而乞乞科夫被主人的外貌和他屋内的种种景象分散了注意力，一时也还不知道把话从何谈起。他久久想不出用什么措辞来说明他这次登门拜访的原因。他差点要说出诸如此类的话来：久闻他德高望重，品格不凡，所以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登门拜谒，表示钦慕。可是转念一想，立刻觉得这未免过分了。他从眼梢里把室内的全部陈设再打量了一下，觉得“德高望重”和“品格不凡”这些字眼完全可以用“自奉甚俭”和“持家有方”来替代，于是，他把话作了如此修改之后说：久闻他自奉甚俭，治理田产有方，所以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登门亲睹仪容，并表敬意。当然，可以举出另外一个更为合适的理由，可是一时脑子里实在转不出别的念头来了。

普柳什金听了只是努动嘴唇咕哝了一声，由于他的牙齿全都掉光了，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一点也听不清楚，但意思大致是这样的：“什么敬意，去你的吧！”不过，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好客之风是这样盛行，连吝啬鬼也无法破例，所以，他接着就略微清楚一点地找补了一句：“请坐，请！”

“我好久不见有客来啦，”他说道，“不过，说句实话，有客来，我不见得有多大的好处。现在就兴互相串门这种挺不像话的风气，却把田庄上多少事儿都撂下不管……再说，你还得喂他们的马干草吃！我是早就吃过午饭啦，我的厨房坏得不成样子，连烟囱也全塌啦。要是在灶里生个火呀，还准惹出一场火灾来哩。”

“原来是这样！”乞乞科夫自个儿心里想道，“幸亏我在索巴凯维奇家里吃了一个奶渣饼和一块羊胸脯子。”

“还有人这么挖苦我，说是走遍整个田庄也难找出一把干草来！”普柳什金接着说道，“不过也确实，干草哪能积得起来呢？地只有一小块，庄稼汉又懒，都不爱干活，尽想到酒店里去喝一盅。……眼看老来要去讨饭喽！”

“可是，我常听人家提起……”乞乞科夫谦恭地说，“您有一千多个魂灵哩。”

“那是谁说的？您呀，老爷子，您该朝说这话的人眼睛里啐一口唾沫才对！这个促狭鬼，看来他是想跟您开个玩笑。说是有上千个魂灵，可是你去算一算看，一场空啊！这三年来该死的热病就把我的好大一批庄稼汉给折磨死啦。”

“真有这样的事！死了许多吗？”乞乞科夫挺感兴趣地叫了起来。

“是啊，许多人送了命。”

“那么请问：数目有多少呢？”

“八十来个。”

“真的？”

“我不会撒虚谎，老爷子。”

“请容许我再问一声：这些个魂灵，我想，您是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后算起的吧？”

“要是这样，还得谢天谢地啰，”普柳什金说道，“糟就糟在，要是从那个时候算起，就得有一百二十个啦。”

“真的吗？整整一百二十个？”乞乞科夫又尖声叫了起来，这回他惊讶得连嘴也有点合不拢了。

“我老啦，老爷子，不兴撒谎啦：我是六十开外的人啦！”普柳什金说道。对于这样几乎是高兴的叫喊他似乎有点生气。乞乞科夫发觉，对别人的痛苦这样无动于衷的确不成体统，所以他赶紧长叹了一口气，并且说他对此深深感到同情。

“可惜同情不能当饭吃，”普柳什金说道，“就说住在我附近的那个上尉吧，鬼知道他是打哪儿来的，尽说是我的亲戚，开口‘大伯’，闭口‘大伯’，还吻我的手哩，而一同情起来，就那么拉直了嗓门哭呀喊呀的，差点儿把你的耳朵给震聋啦。一张脸哪，通红通红的，大概老是在没命地灌烧酒。他那几个钱肯定是在当军官那会儿输光了，要不就是给一个女戏子骗走了，所以他这才来同情个没完！”

乞乞科夫竭力解释，他的同情和上尉的完全不一样，并且他不讲空话，而准备用行动来加以证实，接着，他不再耽误正事，立刻直截爽快地声明，他愿意担负所有那些死得如此悲惨的农奴的人头税。这个建议看来完全出乎普柳什金的意外。他瞪大了眼睛，朝乞乞科夫看了许久，方才问道：

“您老爷子有没有干过军职？”

“没有啊，”乞乞科夫相当机警狡猾地回答道，“我原是做文职的。”

“文职？”普柳什金把这个字眼重复了一遍，于是就劳动起嘴唇来，仿佛在嚼食什么东西似的。“可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叫您自己明吃亏吗？”

“只要您高兴，我就是吃亏也心甘情愿呀。”

“哎呀，老爷子！哎呀，我的救命恩人！”普柳什金尖声叫了起来，他快活得没法觉察，此刻从他的鼻孔眼里极不美观地挂出一条像浓咖啡那样颜色的烟丝般的东西，并且睡袍下摆也豁了开来，露出了极不雅观的衬裤。“您这下可叫老人宽心啦！哎呀，我的老天爷！哎呀，我的大圣人！……”普柳什金再也说不下去了。可是，不到一分钟的工夫，那么突然出现在他泥塑木雕般的脸上的欢乐，也就那么突然消逝不见了，仿佛它压根儿不曾有过似的，接着他的脸上重又恢复

了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气。他甚至用手帕抹了一下脸,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拭起自己的上嘴唇皮来了。

“请容许我问一声,您可别生气啊,您怎么就决定每年由您来付这笔人头税啦?那么,钱是给我,还是给公家呢?”

“我看咱们就这么办。咱们立一个买卖契据,好像他们都还活着似的,而您好像是把他们卖给了我。”

“好哇,立个买卖契据……”普柳什金说着迟疑不决起来,并且又开始咬他的嘴唇皮了,“可是,立买卖契据——都得花钱呀。那些文书老爷心可黑啦!从前,花上半卢布,再添上一袋面粉,就能够对付过去啦,可是现在,你得孝敬满满的一车麦谷,外加一张红票子^①,瞧有多么贪财!我真不明白,怎么教士们对这些全都不闻不问呢,该出来教训句把呀,不管怎么说,对上帝的話总违拗不得的。”

“可你这个人哪,我看,准会违拗!”乞乞科夫自个儿心里这样想,可是嘴上立刻说,出于对他的崇敬,连立契据的费用也情愿由自己来负担。

一听到连立契据的费用都归他来负担,普柳什金断定,来客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傻瓜,只是装成原是吃文职饭的样儿,而实际上十拿九稳当过军官,也是个追女戏子的色鬼。不过,尽管这样想,他也掩盖不住自己的高兴,因此,不仅祝愿来客太平如意,而且不曾问问清楚他是不是已经有了子女,就还祝愿他的子女也太平如意。他走到窗口,用手指敲了敲玻璃,叫了一声:“喂,普罗什卡!”立刻听到有人慌慌张张奔进门廊,在那里忙乱了一阵子,把皮靴踩得橐橐地响,最后门打开了,走进了普罗什卡,这是一个十三岁上下的男孩儿,穿着一双大得出奇的长统皮靴,一走路脚几乎就要从里面滑出来。普罗什卡怎么会有这样大的靴子呢,这一点立刻就可以明白啦:原来普柳什金不管家里有多少仆人,只给他们大伙儿备一双靴子,并且靴子总得放在门廊里。每个被唤进老爷里屋去的仆人通常都光着脚连奔带跳地穿过整个院子,可是,进了门廊就得穿上靴子,这样才可以走进房间。一出房门,他又得脱下靴子,仍旧放在门廊里,再光着脚板走回去。如果在秋天,尤其是在早晨初降薄霜的日子里,有人往窗外望一眼的话,他准能看见所有的仆人都在一蹦三跳,动作之迅捷是连戏院里最矫健灵活的舞蹈演员也未必能够做到的。

“老爷子,您来瞧瞧这副嘴脸!”普柳什金手指着普罗什卡的脸,对乞乞科夫说道。“人蠢得像根木头,可是只消你放下一点东西,他转眼就偷走啦!喂,你来干什么的,蠢货,你说,来干什么的?”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了一下,但普罗什卡也还是不搭腔,“听着,把茶炊烧旺了端来,喏,拿着钥匙,交给玛芙拉,叫她上储藏室去:那里架子上有个烤干的甜面包,就是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来的

^① 旧俄时代的纸币,票面价值为十卢布。

那个，拿它来当茶点！……站住，你急着上哪儿！蠢货！嗜，蠢货！哎呀，真是一个蠢货！你脚底抹了油，还是怎么的？……你先把话听明白了：面包上面的一层说不定有点坏了，那就叫她用刀刮掉，面包屑可别扔了，要放到鸡棚里去。不过，你得留神点：你这个小子不许踏进储藏室，要不，你听明白了！我就给你点桦树笊帚的滋味尝尝！我看，现在你的胃口敢情正好着，那好，让它再好一点！不信，你倒进储藏室去试试，反正我待会儿就从窗口看着。对他们这种人一点都不能够相信。”当普罗什卡拖着他那双大皮靴给打发走了之后，他转过脸对乞乞科夫说道。在这之后，他甚至对乞乞科夫也不时投去充满狐疑的眼光。他开始觉得这样不同寻常的慷慨大度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他心里想道：“鬼才知道他哩，说不定他和所有那些败家子一样，只不过是牛皮大王，吹得天花乱坠，无非是为了好跟你聊上一阵子，把茶喝个痛快，完了就拍拍屁股走啦！”于是，既是出于谨慎，同时也是由于想对来客略微加以一点考验，他说，要是能够快一点立下契据，倒也不坏，因为口说无凭，对人他不能够完全放心：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呀。

乞乞科夫声明，哪怕即刻立下契据，他都愿意，并且提出只须给他一份全部农奴的名单就行了。

这使普柳什金放下了心。现在，他显然在筹划办一件什么事情。果然，他摸出钥匙，走到碗橱跟前，打开橱门，在杯子和碗碟之间翻寻摸索了半天，最后说：“怎么也找不到哇，可是我明明有一瓶上等的甜酒，除非被人偷喝掉啦！这批人真是十足的强盗坯！哦，可别就是它！”乞乞科夫看见他双手捧着一只酒瓶，瓶上积满灰尘，活像套着一件毛线衫。“还是我那死去的内人做的，”普柳什金接着说道，“管家这鬼婆子大概就顺手把它一撻，连瓶塞都没塞上，混账！有多少个小虫子和各种各样的脏东西会落到里面去哟，不过我已经把脏东西统统掏出来啦，现在挺干净的啦，让我来敬您一杯。”

可是，乞乞科夫竭力谢绝了这样的甜酒，他说，他已经喝过了，也吃过了。

“已经喝过了，也吃过了！”普柳什金说道，“当然，当然，上等人嘛，不管走到哪儿，一眼就看得出来，他不吃，却总是饱饱的；不比那种偷鸡摸狗的，任凭你给他吃多少，也填不饱他的肚子……就说那个上尉吧，一进门就直嚷嚷：‘大伯，拿点吃的来吧！’可我哪儿是他的什么大伯，就像他成不了我爷爷一样。准是自己家里没得吃的，这才串门来啦！对，您说要一份所有那些懒鬼的花名册？没问题，凡是我知道的，我已经把他们统统专门抄在一张纸上啦，为的是一旦来调查人口，就可以把他们全部一笔勾销。”普柳什金戴上眼镜，在纸堆里翻寻起来。在解开一捆捆纸片的时候，他请客人吃了那么多的灰尘，害得后者打了一个喷嚏。后来他终于抽出一张上下四周都写满了字的小纸片，农奴的姓名像蚊子那样密密麻麻地占满了纸片。那里各式各样的姓名都有：巴拉摩诺夫、庇缅甸夫、

班台莱依摩诺夫，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格利戈里·达耶查依-涅-达耶杰施^①；总共有一百二十多个。见到这样一个大数目，乞乞科夫禁不住微微一笑。他把名单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提醒普柳什金说，为了签订契据，他务必进城一趟。

“进城？那怎么行？……这个家怎么能够丢下？要知道我的底下人不是贼就是骗子手，一天功夫就会把我偷个精光，叫我连外套也没得钉子好挂啦。”

“那么，您就没有一个熟人了吗？”

“能有谁是熟人呢？所有我的熟人不是死了，就是和我断了来往。哦，老爷子！怎么没有，有哇！”他尖声叫了起来，“厅长本人就和我认识，早先常上我这儿来串门的，怎么不认识呢？还是小学同班，一块儿爬过篱笆来着！怎么不熟呢？熟极啦？要不就给他写封信吧！”

“当然得给他写。”

“怎么不熟呢，熟极啦！还是小学里的伙伴哩。”

说着，在这张呆木的脸上蓦地闪现一道温暖的亮光，这并不是感情的流露，而是感情的某种苍白的影子，一种类似溺水的人出乎意外地浮出了水面，引起聚在岸边的人群一阵欢叫的现象。喜出望外的兄弟姊妹们从岸上抛去绳索，盼望会不会再次冒出他的背脊或者挣扎得已经乏力的手臂，可是，一切都是枉然，——那次的出现已经是最后的一次了。四周一片沉寂，在那之后重归平静的无情流水的表面显得更加可怕和空虚了。同样，普柳什金的脸，当一刹那在它上面闪现的感情消逝之后，也显得更加麻木，更加猥琐了。

“桌上原有小半张白纸的呀，”他说道，“可现在不知到哪儿去了：我的底下人全是些混账东西！”说着他开始往桌上桌下张望，四处翻寻，最后喊叫起来：“玛芙拉！来哪，玛芙拉！”应声来了一个女人，手里端着一只碟子，上面放着读者久闻其名的面包干。于是，主仆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你这个强盗婆，把纸藏到哪儿去啦？”

“老天在上，老爷，除了您自己盖在酒盅上的那张小纸片，我没见过什么纸。”

“可我从你那双贼眼里就看得出来，是你捞走的。”

“我把它捞去干吗？我要纸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又不识文断字。”

“你撒谎，你把它给那个教堂打杂的去了：他是识得几个字的，所以你就拿去给他啦。”

“可人家教堂打杂的要纸的话，他自己会弄到的。他才没见过您那张破纸哩。”

“那你就等着吧：到了末日审判那一天，为了这一桩罪过，魔鬼要用铁枷来烙你！你等着吧，看他们把你烙得个皮焦肉烂哇哇叫！”

^① 直译其意即：格利戈里，你走呀走不到。